

少年说

我笔写我心

责编/于慧琳 美编/宋平挺 审读/孙勇 本版撰稿 张译心

此物最常青

青岛弘毅中学 李佳宁

【双关线索】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放学路上出现了一棵松树，应该是它太不起眼，以至于让人忘了它出现的时间。

每每看到松树，脑海里就会闪出奶奶的身影，耳畔萦绕着她的话：“可别瞧不起松树，它虽然没有鲜花灿烂，也不如别的树枝叶茂盛，但此物最常青啊！”我仿佛回到了幼时的暑假。那时我住在农村的奶奶家，她家的院子很大，里面长满了花草，夏天正是万物茂盛时，波斯菊粉嫩，牡丹妖娆，栀子花香气扑鼻，只有一棵树“不合群”：它独自挺立在一旁不盛放，没有大片树叶，有的只是一根根显得小气的针。后来问了奶奶，我才知道它叫松树。

早些年，家里种了这棵松树。当时有“植物象征财运”一说，街坊邻居都说奶奶家的松树不艳，所以发不了大财。时间流逝，几十年如箭飞逝，别的花枯荣交替，只有这棵松树一直苍翠。

后来，暑假快结束了，我要回城里上学了。临走时，奶奶执意教我绣香囊。我想绣牡丹，因为觉得牡丹雍容华贵；奶奶呢，又拿起她那绣惯了的松针纹样——她房里已有十来个同样的，还要绣吗？奶奶拿起了纯白的线，而我想用金银色闪线绣。绣了大概一个小时，我们都绣好了：奶奶的香囊纹样色虽不亮，但绣面光滑平整；我的恰恰相反，绣面有不少线头，用金银色绣感觉失了牡丹的韵味。奶奶摸摸我的头，笑道：“你看，你的香囊鲜艳，但不平整。你还小，我不说什么大道理，鲜花虽艳，但总是会谢；松树平凡，但常青啊！”

奶奶，你说的“大道理”我明白了：做人不求花团锦簇，轰轰烈烈，只愿能如松树一样永远挺拔、常青！生活总是平凡的，重要的是能让自己的追求、目标、幸福一直延续，细水长流，就是最好的“常青”！

雷丽丽老师点评：以“常青”为双关线索贯穿全篇，物、事、理三层交融，结构圆融有新意。若能在松树象征意义的挖掘上更深入一层，文章会更显厚重。本文提升的关键在于让“道理”退后，“细节”上前。当松树的针叶、奶奶的针线、“我”的针法三者交织，文章便从“说理文”升华为“意境文”，这是考场作文脱颖而出的关键。

【立意突围】

生活的逆境如同冷冽的冬雪，刺痛了脸颊，而我却能在其过后享受到暖阳的轻抚。即使疼痛，可一联想到老院中那棵怒放的红梅，便又有了前行的勇气。

没了春的盎然，夏的热烈，秋的幽寂，冬如同一位暮年的老人，固执地剥夺了大地的色彩。因此我总会趴到二楼的窗前，欣赏角落里那棵屹立的红梅。粗大有力的枝干表面覆盖着重重叠叠开裂的黑色纹理，上面绽放着无数繁星般的花蕊，聚在枝头，在寒风中笑着、闹着。即使被风残忍地扯下，它们也只是毫不在意地摇曳着苍劲的枝干，似戍守边疆的战士。而这番美景本是妈妈随手在干裂土块中撒下的一粒种子，谁知却孕育了最顽强的生命。于是这般孤寂的冬天里，增添了一抹乐趣。

搬家的消息如同一道惊雷，使我如遭霹雳，脑中涌现的除了亲切的老院，就是墙角的那棵红梅了……搬运工把家具抬上车的噪音，掺杂着父母的催促与冷风的呼啸，一切都令人心急。一想到以后陌生的环境，忐忑就如同藤蔓一般缠绕在心头。头顶的红梅许是察觉到我的不安，抖下几瓣凋落的梅花回应着。

我刚仰起头，一阵强风就猛地肆虐起来，逼得我拽过衣领紧紧裹住脸颊。耳边除了呼啸声，似乎还有一声脆响。待我再次望向红梅，它已被折断了一截枝干，我略带惋惜地看向上面缀满的梅花，它却摇了摇躯干，仿佛置身事外。我抚上那一段垂下的枝干，感受着那粗糙的疤痕，宛如勇士的勋章。身后传来父母的催促。我放下手，转身时最后瞟向红梅挺立的躯干，心里暗暗做出了决定。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”这句诗词萦绕在我的耳旁。

我相信，即使那老院中的红梅早已被时光埋葬，但我心中那顽强的坚持也会永远跳动，成为我自己的红梅。生活中的磨砺从未停息，困境妄想将我压垮，而我却早已成为希望的种子，终会生长出最芬芳的红梅。

雷丽丽老师点评：打破红梅孤傲定式，赋予其陪伴成长的温情，以“种子—花树—断枝—图腾”演化链，完成立意突围。文章骨架坚实，若在细节处再添几笔，当更见风致。细微处的打磨，能让文章质地更细腻，余味更悠长。

此物最芬芳

青岛弘毅中学 王晨曦

